



封面設計 姜明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史卷四十四之一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袁謙復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續史卷四十四之一

壁縣知縣馬驥撰

齊桓公霸業

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紀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

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

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

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必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

欽定四庫全書

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

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

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

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

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

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

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

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

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祀吾君

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祀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

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兄古字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

持宗廟豈死一紉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

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

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

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

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

叔許諾

詩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鉤其

人美且偲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

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升兮詩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

也道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裏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

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

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

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

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

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

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

姓也弑而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

知穀梁傳無知之弑失姓也公及齊大夫盟于既齊無

君也

公羊傳公易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殺梁傳公不

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夏

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納者何入解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

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糾前臣名也易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解也殺梁

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

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

故曰齊小白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

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四

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僊

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

易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易為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復讎也易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

殺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

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

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公羊傳其

解也齊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責也其責奈何宜為君者也

史記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

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

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

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

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

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

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僊及雍林人殺無知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五

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

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

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

白已入高僊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

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左

傳以雍林為人名此以雍林為地名矣

呂氏春秋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

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僂管子

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鍼矢也

韓非子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管子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名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名忽彊武雖國人名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六

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名忽彊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名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曰

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寶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

記叔駸異其云子糾既立復出尤外謬已上桓公得國

管子大匡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七

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

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
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
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
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
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
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
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
齊使受而以退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
卷四十四之一

八

史記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
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
俸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
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詐為召管仲欲甘
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
阜而脫桎梏齎祿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管子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夫管
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君使人請

之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
戮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
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
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
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
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
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
殺公子糾又曰管仲離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
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
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志於天下在晉則晉得
志於天下在狄則狄得志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
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
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敝邑
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僇若不生得是君與
寡君賊比也非敝邑之所請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
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
卷四十四之一

九

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
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
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功足
以得天與夫天其人事一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
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願
以顯其功衆必予之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
之功將何如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智不是失也至
於堂阜之上鮑叔被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
膝插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
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
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
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
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
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
不亟不可得也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
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

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
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
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
之使至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
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
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
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
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
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
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
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
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
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
名不兩立行不虛至于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
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
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生臣死臣
管召定論

呂氏春秋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擲其奉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纛以攝獫狁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十三

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於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

韓非子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予各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

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史記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十三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

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外傳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納藥膏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士為知己者死焉為知已者良鮑叔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初學記引今本無說先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叔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叔嘗與我有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通明君也鮑叔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按管仲病將死言鮑叔不可相是鮑叔不先管仲死矣

呂氏春秋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十四

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鵬冠子管仲作華立為世師

韓非子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

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

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

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已上管仲歸齊

說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

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十五

韓非子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

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
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
過譽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
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管子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掘新井而柴馬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
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十六

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
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
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
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
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
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
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
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

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
也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
禮再拜送之

說苑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
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
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
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
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十七

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韓非子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
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
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曰以
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
公曰敢牙曰智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
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
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據此
則是君臣猜忌難以成霸矣此誣罔之言

韓非子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
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
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
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

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十八

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仕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離背死君而事其離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

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十九

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議論不竭已
上桓公用管仲

呂氏春秋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

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

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

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

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

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

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

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山研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野從昏飯牛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滄浪之小白石繁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三

有鯉魚長尺半樊布單衣裁至野清朝飯牛至夜半黃橫上阪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閑處布衣兮縕纁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此歌不類春秋人語必後人所擬也後漢書注引說苑云甯戚飯牛於庸衢擊牛角而歌碩鼠高誘注呂覽亦云歌也碩鼠

也

列女傳甯戚欲見桓公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

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

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

而有憂色其妾靖進曰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

家之事邪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靖曰妾聞之

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

封於齊老可老邪夫伊尹有藝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

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賤可賤邪畢子生五歲而贊禹少

可少邪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

下席而謝曰昔公使我迎甯戚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

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古有白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三

之詩云浩浩白水脩脩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說以報桓公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因以為相齊國以治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

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

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

得入軍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為于國多百里奚秦國之

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

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寧戚寧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有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寧子其欲室乎○春穆公之霸在此後

韓非子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辨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飭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管子

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

夷吾在此

呂氏春秋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

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

管子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盍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

忘出如昔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

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

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尸子甯戚為桓公視曰使公無忘在昔管

子無忘在魯臣無忘車下○管子書以為此叔言此謂甯戚言不同也已上桓公用諸臣

國語比至三豎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埒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管子

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磚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

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
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
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
節其用論比協材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

欽定四庫全書

鄉史
卷四十四之一

三

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責任儋何
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
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
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
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
耜耒耨及寒擊菽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
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旦莫從事於田

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赭裋露體塗足暴其髮膚
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
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舉五有
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
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
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
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
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
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
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
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
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
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

欽定四庫全書

鄉史
卷四十四之一

三

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五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明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實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五

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墔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五

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誡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而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

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還而修屬屬還而修縣縣還而修鄉鄉還而修卒卒還而修邑邑還而修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五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管子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弛而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

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臯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三

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卒年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

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臯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臯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臯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臯無赦告高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臯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四之一

三

上賞不善更有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祿可無飲有可無赦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粟木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